

用鏡頭見證歷史、用照片守護真相——

攝影記者游輝弘閃亮國際

文·圖／潘精華



唯有「照片」似舊時——照片留痕的前世今生

日據時代，日本政府嚴格限制臺灣同胞擁有私用照相機，聽耆老們說日本人管制臺灣同胞禁止使用相機，是怕抗日的臺灣愛國志士將總督府、軍事基地、飛行場、港口碼頭、鐵路、地籍圖、警察派出所、山林管制站、糖廠、鹽田、酒廠、樟腦油提煉廠等工業基地情資，拍攝下來傳遞給國民政府。民國三十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依照民國三十二年中、美、英、蘇在埃及首都開羅發表的《開羅宣言》，剝奪日本自民國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在太平洋所奪得或占領之一切島嶼，並將東北、臺灣及澎湖群島歸還我國政府。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日本在南京向我國政府呈遞降書，同年十月二十五日，臺灣行政長官陳儀在臺北中山堂接受臺灣日軍投降，淪陷了五十年的臺灣，重回中華民國的懷抱。

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播遷來臺，政府公務人員、軍警、士農工商、流亡學生等中堅愛國同胞，歷經千辛萬苦來到復興基地，分居臺灣各個城市鄉鎮。政府為了戶籍申報指示鄉鎮公所和警察派出所、戶政事務所辦理人籍歸戶，戶口身分證必須準備個人照片。但是各地照相館除了日據時代核發營業執照的老照相館，其他新開業的照相館少之又少。每家照相館設備簡陋，一片簡單的白色布幔加上兩具打光用的外黑內白傘具、兩座投射燈座、一張平面凳子，照相師傅用的是木製三腳架裝上箱型有伸縮摺的老式相機，上面蓋著內紅外黑的遮光布，毛玻璃鏡片銀幕檢視調整顯像面板，顯像在毛玻璃上是倒立的畫面，當對焦調整妥當，插上內裝感光底片的匣子，一條橡皮小管末端是一個小球狀的控制閥，旁邊安置一具類似今日小衛星接收器的鎂光盤。當攝影師比出請被攝影者注視的手勢「ok」，握

按小球，快門鎂光燈跟著閃亮，就完成照相過程。

攝影師再將底片匣抽出拿到暗房沖洗，當時底片都是膠片或玻璃感光毛片，待底片顯像定影、晾乾加上修底片後，就能正式沖印照片。那時都是黑白照片，其他放大照片、彩色照片幾乎掛零，客人如需大尺寸照片，大都是委請街頭畫家用炭畫模擬，材料是楊柳枝條煨燒成的木炭，修正畫面則是用麵包片擦拭，完成後與照片中人物相同，唯妙唯肖的藝術炭畫代替今日的放大技術留痕。

到了民國四十、五十年代私人照相機陸續登場，有盒裝型、伸縮摺疊型、大小不等伸縮型、袖珍型、廣角高畫素、砲筒長鏡頭型等。使用捲筒膠捲大多是十二張、二十四張、三十六張，廠牌有日製櫻花、富士、德製艾克發，後來美製柯達、伊斯曼底片也在臺上市，立可拍隨拍隨列印相機也出現市面。那個年代玩照相機可說

是專業或是奢侈品，沖洗照片價格不便宜，一般民眾玩不起，也很少能接觸，照相都委請專業攝影師。

中部地區三大攝影龍頭受到新聞、軍事、機關學校等單位青睞

民國四十、五十年代使用相機人口不多，臺灣電視公司攝影記者余如季，每天為了跑新聞穿梭在大街小巷、公務機關，穿著多口袋獵人背心，身上背著相機，笑容可掬地搶鏡頭按快門與人互動，他的身影及黑白照作品留在市民與電視觀眾心田；他曾耗時七年觀察並記錄下白鷺鷥的生態，該作品後來被剪輯加入電影《白鷺人家》劇情中，並獲得金馬獎、亞洲影展等獎項及肯定。

另一位曾任職臺中市練武路二巷南京攝影服務中心，現年一百零一歲曾任先總統蔣中正攝影官倪立先生，專門為機關學校拍攝團體照、畢業照，他的攝影技術及沖洗大幅照片專業藝高技卓，深獲各界推崇。我服務的「空軍總司令部附設臺中空軍子弟學校」歷屆畢業團體照都是由老總統攝影官倪立拍攝的，他不畏烈日曝曬，認真細心地調整焦距，其敬業精神讓每一位師生在鏡頭上保持自然容貌及最佳的狀態，至今老中青校友手中仍然保存未曾褪色，清晰的黑白團體紀

念照，回憶往事引以為傲的說「這是總統御用攝影官拍攝的！」

軍事基地為了保密防諜不允許外界人士進入機場、營區附近照相。軍事基地有專門的攝影官負責一切行政、活動、公關、團體合照業務。任職空軍供應司令部第二供應區部（注釋）的照相官游像仙先生，兼負公館機場、新社機場、技術局、航發中心、空軍醫院、水滴機場、各空軍眷村自強活動攝影任務，有時支援新竹、桃園機場。人高馬大、親切和善謙卑的游像仙有一天公餘時間背著長鏡頭相機來到學校與我見面，拜託照顧孩子游輝弘在校的品德、學業、優良生活

習慣養成，我被這位熱心家長望子成龍的誠摯託付所感動。我們任教空軍子弟學校的老師有共同的默契，家長在軍中服務單位任職及任務絕口不提不問，照相官游像仙的編制、隸屬名稱，礙於保密習性未予過問。

後來實施家庭訪問，曾到過學生游輝弘位於五權路、大雅路交叉路口「光大二村」的空軍眷村住家，當年的眷村早已拆除，由國防部統建為「光大新村」，光大公園有塊碑石就是過去的游家坐標處，照相官游像仙退役後與夫人林彩鳳女士移民到美國舊金山，游輝弘自幼接觸各種攝影器材和父親親自教導照相竅門受益匪淺。

▼游輝弘拍攝翱翔天際的國際航班
【照片由作者提供】。





▲游輝弘攝影作品，舊金山機場因風向改變，航道調整，千載難逢地飛越《世界日報》大樓上空【照片由作者提供】。



▲游輝弘攝影作品，美國海軍藍天使特技飛行隊飛越舊金山金門大橋【照片由作者提供】。

慈祥的游爸爸高瞻遠矚勉勵孩子：「你對攝影有興趣，它是一門專業科學，隨著時代進程攝影器材與技術將會多元化不斷翻新，它的趨勢方向從紀念性、證件用、慢慢邁向美感藝術性、晶片可能代替膠捲底片、數位保存科技即將來臨，好好努力，快門掌握在你手中，鏡頭在你腦海一念之間，要拍一張好照片要準、要快、世界等著你……多為中華民國空軍歷史鏡頭盡份力。」

由於照相官游像仙的細心傳承讓孩子游輝弘耳濡目染，自幼養成習得

攝影興趣與專長，文采犀利，文學造詣頗深，為國家造就一位世界級的著名文字、攝影記者。

記得游輝弘臺中空軍子弟學校孝班同學首次同學會，假美村路「臺中聯勤外事招待所」召開，會後團體紀念照由游輝弘掌鏡，那是彩色的照片，每張取景構圖都是非常精彩的上上之作，同學們讚不絕口，深信游輝弘將在攝影界發亮發光有所成就。

用鏡頭見證歷史、用照片守護真相

游輝弘在光大二村眷舍、臺中空軍子弟學校成長與學習，後來北上就

讀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言系。就學期間走遍全島拍攝無數珍貴鏡頭，民國六十年開始用照相機記錄日常生活，民國七十年全省大專攝影比賽彩色組、黑白組第一名，民國七十二大學畢業，舉行「夏日走過全省巡迴攝影展」，當時臺中展場在中興堂舉辦，我與國畫大師井松嶺、呂佛庭等一起前往參觀，國畫大師們賞析游輝弘作品，文圖並茂，讚不絕口，「像中有畫，畫中有像」攝影之美創意嶄新，引人入勝，學校團體、各級童子軍、軍事機關團體、社會人士絡繹不絕，參觀人數達數千人，為青年學子埋下「攝影學」優良種子。

由於游輝弘攝影展成功造成轟動，被《天下雜誌》禮聘擔任攝影記者，翌年轉任《遠見雜誌》攝影記者。民國七十六年擔任聯合報系《民生報》文化版攝影記者。民國七十七年參加《臺北人雜誌》創刊攝影展。民國七十九年開始自由攝影、專精舞蹈、音樂、CD唱片攝影。民國八十四年參加國家音樂廳舉行之「表演視界攝影聯展」。民國八十五年攝影作品被美國《時代雜誌》、《紐約時報》所使用。民國八十六年開始用數位影像科技，將傳統底片數位化保存。民國八十八年遷居美國舊金山擔任聯合報

系《世界日報》攝影記者、編輯、經理。民國九十年游輝弘數位影像工作室成立。民國九十二年「游輝弘鏡頭下的雲門舞集攝影展」在矽谷聖荷西舉行。民國九十三年「游輝弘影像世界攝影展」於舊金山、聖荷西舉行。民國九十四年「慾望城國攝影展」於美國聖荷西加州劇院舉行。民國九十五年「游輝弘數位影像藝廊網站」上線……每個讓世界看見臺灣、向世界宣揚國威的機會，游輝弘每每不忘自我介紹道：「我來自臺中空軍眷村，是中華民國空軍子弟！」

難能可貴的是記者工作量大，每天分秒必爭，上山下海、爬高走低，從各種角度搶拍鏡頭，游輝弘仍追隨過去父親腳步，傳承父親空軍忠勇精神，勇於面對挑戰，開創城市鄉野與影視的美妙協奏，為報社獵取珍貴歷史鏡頭。他是一位有情有義的空軍子弟，每年總會牢牢記住為童年師長及同窗同學，遙遠寄出攝影作品製作的聖誕及新年卡片，給予臺灣故鄉獻上滿滿的祝福。

他的夫人Lori Liao就讀舊金山城市學院（City College of San Francisco），為美國舊金山華語學校校長，兒女三人均已大學畢業。歲月悠悠，時光易逝，游輝弘屆年離開報社，不忘

在返臺期間走訪全臺，探望聯合報系、天下雜誌、遠見雜誌老長官、老同事，同時也千里迢迢尋覓拜訪老師、參加同學會晤晤臺中空軍子弟學校老同學。記得有一次我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擔任志工，游輝弘在服務臺人員引領下找到我，真情表露無遺、令人感動。

游輝弘的情意與熱忱讓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敬重，許多專業鏡頭常邀請游輝弘幫忙。中華航空公司也非常欣賞這位空軍子弟，請求將其作品割愛印製華航月曆，世界各地愛好攝影的朋友也紛紛向游輝弘請益。

中華民國空軍照相官游像仙栽培出享譽國際攝影大師游輝弘，為了攝影藝術留痕走遍臺灣各地，周遊世界各國採訪任務，如今離開新聞界仍不忘父親的教誨，把晚年生涯奉獻在人生大事結婚攝影、家庭合照、兒童攝影、活動紀錄攝影、晚會攝影、商品攝影、照片修飾、照片修復、大型照片列印，尤其為空中飛行的軍民用飛機，拍下翱翔藍天白雲的鏡頭，有時為了等待攝影目標耗上一整天，敬業樂群地為時代寫歷史、為時空做見證，雖然旅居海外，但仍牢牢記住「我是中華民國空軍子弟」，要發揚空軍忠勇軍風，為海外空軍退伍袍澤聯誼

會服務到最後一刻。

注釋：原址為日軍臺中飛行場，創建於民國二十九年（日治昭和十五年），為日本陸軍航空部隊的起降機場，戰後由中華民國空軍接收，先後由空軍司令部第三飛機製造廠、空軍供應司令部第二供應區部、空軍第二後勤指揮部等單位進駐。民國四十六年起增加民航業務，民國六十一年正式創立「臺中民航站」，俗稱「水湳機場」。



►游輝弘（左一）移居海外，返臺仍不忘師恩，親至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拜訪作者（右一）【照片由作者提供】。